

集部

明文衡卷十七

明　程敏政　編

箴銘

磨兕堅箴　　宋濂

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兕堅三字於坐隅磨兕堅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為著箴曰

磨兜堅慎勿言口為禍門昔人之云磨兜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兜堅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兜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兜堅鐘鼓之聲因扣而鳴磨兜堅不扣而鳴必駭衆聽磨兜堅唯口之則守之以默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兜堅磨兜堅慎勿言

續丹扆箴　　王禕

官箴王闕古之誼也唐李衛公獻丹扆六箴於其君立意措辭分章指事忠愛之道藹然可觀

其殆有所諷刺而救君於失得箴諫之誼者矣

然其言之猶乏之剴切君子病焉禕不自揆因掇

衛公之餘旨取夫善可為訓惡可為戒而人臣

所難言者極言之作續丹扆六箴

天運不息昏昕有恒有恒伊何宵終則明人君體天夙興在廷宵向終矣君胡不興宵終不明天運乃愆宵終不興君斯違天珮玉晏鳴荒淫用宣雞鳴而起大舜稱賢

右宵衣箴

維衮與冕君服堂堂以朝以祭視瞻所宗玉衣示侈商祚以亡估服稱妖漢室乃傾一服之華若未過靡孰知禍殃鮮不職此皇王所戒不物不軌三服罷官著美惇史

右正服箴

為天下君職在養民匪以天下徒奉一人取民有制壤奠式陳貢獻無藝喪亂之因淫聲冶色使君聾瞽奇物異品竟亦何補却蛤焚裘為事非鉅儉德著聞齊風堯禹

右罷獻箴

臣言劘君如批逆鱗大誅小斥何益於臣臣豈求益凡以益君君弗臣聽罪愚則昏從若轉圜是謂能改一事十諫庶無後悔聖維堯舜翁蕘猶采拒諫遂非不敗奚待

右納誨箴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面則易知心實難見心之姦邪陰運潛變審之察之貴在能斷秦斯豈訐唐杞非諛欺君誤國面是心殊此而弗辨家國淪胥知人則哲欽哉聖謨

右辨邪箴

春秋謹始大易知幾思患預防必防其微恭卒墓漢貂終危齊惟微弗防遂至噬臍不覩堅氷其初履霜滔天之水實由濫觴惡過無小雖小勿將積之久矣社覆宗亡

右防微箴

官箴上　劉基

維天生民儳儳蚩蚩有欲罔制迺豹迺螭爰立之君載作之師式養式教毋汨秉彝嗟爾司牧代君撫綏君禄我食君令我施邦本弗固庶事咸隳愛寄匪輶敢不肅

祇治民奚先孚之以慈有頑弗迪警之以威振惰奬勤拯艱息疲疾病顛連我扶我持禁暴戢姦損嬴益虧如農植苗蚤夜孜孜潦疏旱溉無容秕秕如良執輿順以導之無俾旋濘繮策以馳慈匪子愛帝命溥時威匪子憎國有恒規弱不可陵愚不可欺剛不可畏媚不可隨無取我便置人於危無無避我謗見義不為天鑒孔昭民各有思患之斯懷推之乃離譽不可驕毀惡滿歆謗不可怒退省吾私人有恒言視民如兒無反厥好以暴子

知是用作箴敢告執羈

官箴中

在昔隆古分封國都付之以民俾養勿瘠上下協心各保乃區明庶考績昭哉範模秦廢聖制代德以狙刀筆之權始歸吏胥弄法舞文聾癡瞽愚流波至今一任簿書行立公庭如鴈如鳧我欲是求我利是趨摩揣官情以逞覬覦官惟好貨我甘以苴官惟好名我逢以諛官惟畏嫌我疑以汙官惟好惰我淫以娛官惟好猜惑以

多途官惟好威道以揺攄語默有為俯仰有須覘容察辭助忽乘愉法度盈口奸邪滿軀蠱智迷昧欺庸陷迂俾奸作惡以紫為朱未獲官心嘔嘔儒儒亦既獲止如登天衢傲兀民士憑淩里閭惡積禍來官與之俱人有恒言遇吏如奴堅防固隄猶恐或窬矧曰聽之百姓何辜是用作箴敢告僕夫

官箴下

毋謂余明人莫能昧離婁善察不識其背毋謂予能人

莫敢欺校人烹魚子産弗知立事惟公燭詐惟誠小節勿固小慧勿行無矜我廉守所當為無沽我名以生衆疑何以簡訟決之使通何以弭貪慎檢乃夠去讒斥佞遠吏近民待人以寛律己以勤無咎人弗信忱至斯孚無患人不聞惟德不孤德以進善威以挫姦德不可偏威不可煩無謂彼富我必極之無謂彼貧我必直之持心如衡以理為平無為避嫌以縱無情人有恒言為臣不易是用作箴敢告有位

吾友會稽樓文淵常持誠敬謙謹四字誠敬所以存乎心謙謹所以施之事也因作箴以貽之

貝瓊

昔熊渠子夜行道逢伏虎引弓射之没鏃飲羽金石之堅惟誠可通矧乎有知何遠弗從故事神則必假治人則必化嗟時益偷每設機而尚詐是知治心之要在乎不欺苟内外如一吾又何為右誠箴

知伯五賢實禍之基藍臺一會戲康子而侮段規卒為

韓魏禽遂貽千載之譏是以古人必敬為主苟忽乎秋毫所喪奚補亦有冀缺夫婦如賓遂舉於隴畝以佐晉君得失之微榮辱之大一出一入勉哉無懈右敬箴

凌人者恒為人尤下人者恒寡吾仇故善有不可爭勞有不可伐處於朝則國和處於室則家悅噫盈必招損惟卑益尊大易之言守而勿諼右謙箴

陟彼太行羊腸九折防其銜轡遵其軌轍既及乎坦途乃騁而馳車僨馬驚吾傷亦宜嗚呼禍恒伏於至微必

致謹其所事匪險之為虞無虞吾焉可恃爰作斯箴永為人規式戒其怠長樂公是師右謹箴

家人箴十五首　　方希古

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嘗乏而教洽乎家人者自昔以為難豈小者固難而大者反易哉葢骨肉之間恩勝而禮不行勢近而法莫舉自非有德而躬化發言制行有以信服乎人則其難誠有甚於治民者是

以聖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誠其念慮以正其心然後推之脩身身既脩矣然後推之齊家家既可齊而不優於為國與天下者無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盡心而治天下之凖也安可忽哉余病乎德無以刑乎家然念古之人自修有箴戒之義因為箴以攻己缺且與有志者共勉焉

正倫

人有常倫而汝不循斯為匪人天使之然而汝舍旃斯

為悖天天乎汝棄人乎汝異曷不思邪天以汝為人而忍自絶為禽獸之歸邪

重祀

身烏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歠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為尚嚴享祀式敬且時

謹禮

縱肆怠忽人喜其佚孰知佚者禍所自出率禮無愆人苦其難孰知難者所以為安嗟時之人惟佚之務尊卑

無節上下失度謂禮為偽謂敬不足行悖理越倫卒取禍刑遜讓之性天實錫汝汝手汝足能俯興拜跪曷為自賊恣傲不恭人或不汝誅天寧汝容彼有國與民無禮猶敗矧予眇微奚時弗戒由道在己豈誠難邪敬玆天秩以保室家

務學

無學之人謂學為可後苟為不學流為禽獸吾之所受上帝之衷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堯舜之仁顏孟之智聖

賢盛德學焉則至夫學可以為聖賢侔天地而不學不免與禽獸同歸烏可不擇所之乎噫

篤行

位不若人愧恥以求行不合道恬不加修汝德之涼僥倖高位秖為賤辱曠汝之貴孝弟乎家義讓乎鄉使汝無位誰不汝臧古人之學修巳而巳未至聖賢終身不止是以其道碩大光明化行邦國萬世作程汝曷弗效易自滿足無以過人人寧汝服及今尚少不勇於為道

其將老雖悔何追

自省

言恒患不能信行恒患不能善學恒患不能正慮恒患不能遠改過患不能勇臨事患不能辨制義患乎巽懦御人患乎剛褊汝之所患豈特此耶夫焉可以不勉

絶私

厚己薄人固為自私厚人薄己亦匪其宜大公之道物我同視循道而行安有彼此親而宜惡愛之為偏疎而

有善我何惡焉愛惡無他一裁以義加以絲毫則為人僞天之恒理各有當然孰能無私忘己順天

崇畏

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怠而睽嚴厥父兄相率以聽小大祇肅靡敢驕橫於道為順順足致和始若難能其美實多人各自賢縱私殖利不一其心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天畏己有過畏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然終履憂畏汝今奚擇以保其身

無謂無傷陷于小人

懲忿

人言相忤遽愠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興禍怒實招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為益忤我何傷適見其直言而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乎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已故無怨惡身名不隳輕忿易忤小人之為人之所慕實在君子考其所由君子鮮矣言出乎汝烏可自為以道制欲毋縱

汝私

戒惰

惟古之人既為聖賢猶不敢息嗟今之人安於甲陋自以為德舒舒其學肆肆其行日月邁矣將何成名昔有未至人閔汝少壯不自强忽其既耄嗚呼進乎止乎天實望汝云何而忍無聞以没齒乎

審聽

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既究其詳當察其意善也吾從否

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閨闥嬖女為讒為佞類不足取不幸聽之為患實深宜力拒絕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以善反謂非是家國之亡匪天伊人尚審爾聽以正厥身

謹習

引卑趨高歲月劬勞習乎汙下不日而化惟重惟默守身之則惟詐惟佻致患之招嗟嗟小人以患為美側媚傾邪矯飾誕詭告以禮義謂人已欺安於不善莫覺其

非彼之不善爲徒孔多懼其化汝不慎如何

擇術

古之爲家者汲汲於禮義禮義可求而得守之無不利也令之爲家者汲汲於財利財利求未必得而有之不足恃也舍可得而不求求其不足恃者而以不得爲憂咄嗟乎若人吾於汝也奚尤

慮遠

無先己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無

以耳目之娱而為心腹之蠹無苟一時之安而招終身之累難保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貧賤而不可無者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氣之盈也

慎言

義所當出黙也為失非所宜言言也為愆愆失奚自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於黙聖於鄉黨言若不能作法萬年世守為經多言違道適貽身害不忍須臾為禍為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弗思罪如丘陵造怨興戎

招尤速咎孰為之端鮮不自口是以吉人必寡其辭捷給便佞鄙夫之為汝今欲言先質乎理於理或乖慎勿啟齒當言則發無縱誕詭匪善曷陳匪義曷謀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卻兼味箴　　王紳

昔范文正公至晚必思平日所為事與所奉者直則瞑目鼾睡或有不及必竟夕踧踖不寧其自持之功若此故能成其德業心切慕之而未

能效也且慮歲月迅邁志氣無成而悔尤日益以至故凡於食頃遇兼味務峻却之此雖非古人之所用心亦庶乎節忍之一端因箴以自警

人身之奉惟適於中侈約得宜何儉何豐萬錢下筯三韭自給於己無裨於道無益行或不臧與物無異取物以奉是食其類宜受其養矯情飾慝棄禮弗居是曰逆天我心思之彼此交媿志業未就奚補於世念兹遺體弗養或傷養而失中天必我殃故凡食頃却其兼味以

節吾慾以安吾義且懼志懈厥德不凝庸述斯箴以為

心銘

銘

蒼雲軒銘有序　宋濂

世皆稱嚴子陵不屈光武以為高士之問學固

求所以行之耳苟得賢君事之而行所志君子

之所樂也況光武素知子陵哉子陵之不以隱

為高也審矣其隱蓋有所為爾人之志意材量

明者能燭之於事為之先子陵光武少相友善使光武能任人可為盡力子陵何所苦而不出既出而決去哉蓋光武察察自用其後宰輔多不以禮退子陵預知其如此故決然避去而不疑以全故舊之義此子陵所以為高也苟徒以隱為高孰不可為子陵哉子陵裔孫居餘姚者曰宗道取范文正公祠堂記蒼雲語名軒余恐其昧乎出處之義也告之故系以銘銘曰

維士為學志大行於時孰肯樂隱屈而弗為卓哉子陵識時之幾幾不可以出甘耕釣以嬉此為百世之師苟時可行而飾隱以欺是棄其天而失時宜嗟吾子陵志豈在斯爾宜則之勿執固以違視時推移如雲在山何滯斂與施或不盈握或雨四垂庶乎于道之歸

五輪沙漏銘

沙漏之制貯細沙於池而注於斗凡運五輪焉其初輪軸長二尺有三寸圍寸有五分衡奠之

軸端有輪輪圍尺有二寸八分上環十六斗斗廣八分深如之軸杪傅六齒沙傾斗運其齒鉤二輪旋之二輪之軸長尺圍如初從萛之輪之圍尺有五寸輪齒三十六軸杪亦傅六齒鉤三輪旋之三輪之圍軸若齒與二輪同其如初軸杪亦傅六齒鉤四輪旋之四輪如三輪唯萛與二輪同輪杪亦傅六齒鉤中輪旋之中輪如四輪餘輪側旋中輪獨平旋軸崇尺有六寸其杪

不設菡梃然上出貫於測景盤盤列十二時分刻盈百斵木為日形承以雲麗於軸中五輪犬牙相入次第運盃遞中輪日行盤一周雲脚至處則知為何時何刻也餘輪各有樞附度中輪則否輪與沙池皆藏几腹盤露几面旁刻黃衣童子二一擊鼓一鳴鉦亦運衍沙使之沙之進退則日一視焉此其大略也初灤陽水善氷雖爨鼎沃湯不能為漏新安詹君希元乃抽其精

思以沙代之漏成人以為古未嘗聞較之郭守
敬七寶燈漏鐘鼓應時而自鳴者殆將無媿乎
浦陽鄭君永與希元游京師因知其詳歸而製
之請余銘銘曰
挈壺建漏測以水用沙易之自詹始水澤腹堅沙弗止
一日一周與天似鄭君繼之制益美請惜分陰視斯晷

婺溪石研銘

歙之有研自唐開元中葉礪始礪獵師也因逐

獸發之後為南唐元宗所賞愛名遂與端石齊

其地在長城里之龍尾山山一名羅紋其下乃

芙蓉溪研溪産者號為尤良濂嘗獲其一腹有

刻文云李少微造少微元宗時硯官也制作絶

工緻可寶已銘曰

外雖黑內則白馬生角兮性乃易

三奇石後銘 有序

三奇石後銘為吳士朱孟辨作孟辨獲石聚寶

山間製為山玄膚玉芝朶斷雲角三名其友王
蒙先生圖而銘之銘邃甚至不容纖孟辨强余
述之信乎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也其詞曰
山玄膚割紫甡星賫魄石抱胦蓊水使者珮失琚山鬼
環守目睢盱內藏一升白龍酥餐之凌霄躡雙鳧奮迅
八極遊清都山玄膚玉為徒　玉芝朶自天墮暈翠霞
裁猗儺煆以九陽真須火有聲泓噌玉之瑳不學三秀
脆而夥韓終欲攓意仍叵青鳥傳信以需我玉芝朶青

嫦嫦　斷雲角鬼斧琢秀稜稜文齗齗霓旌難攀浜寥廓手折祥氛勵一握尚帶蛟龍氣旁魄神毋變幻資槖籥上衡牛斗香如濯斷雲角鎮書幄

怡顔齋銘　胡翰

衢之趨化寺昔紫陽朱子東萊呂子嘗寓焉寺故有雲山閣有怡顔亭兵興以來悉廢為郡城漫不復識矣惟朱子所書亭扁石刻余於祝仲文家見之仲文有吏能退居委巷誦習猶諸生

也遂名其齋曰怡顔以余嘗事二子之學來徵言乃為之銘曰

萬物芸芸孰怡爾顔人之慼忽日尋乎前苟物於物與物俱遷不物於物宅心孔淵内欲不萌外不能干以一觀萬參彼兩間流峙動静匪山則川飛躍下上匪魚則鳶春木既榮冬卉亦妍化育流行精順具宣乾確坤隤形附象懸凡厥有生靡不可觀皆吾之與靡不可歡惟不梏于私乃樂其天

漢㮳題研銘

有漢㮳題其篆曰長樂未央高帝時陶瓴物也

僧用中作硯金華胡翰銘曰

天垂範地合質圜覆九重遺者一于以用之懿文德漢問可移茲不泐

明文衡卷十七

明文衡卷十八

明　程敏政　編

銘

玉兔泉銘并序　　劉基

自古有以勢軋天下箝人口使和已者鮮不由細微以及大此姦人之素能也故高之馬莽之祥瑞惟其言而莫之違然後大詐行而大欲得

矣秦檜之事宋高宗也以岳將軍之武之忠且排搆之殺其身以及其子反以為功而宋之君臣莫不從其指則亦何求而不得哉玉兔之泉以清美為建業城中第一豈昔顯而今湮者檜實知之耶或有善察土脈工穿井之術者密以語檜而神之以白兔耶則皆不可知也夫檜之罔民設詐豈下於高莽哉白兔之是非無關天下之大事是故賢人君子忽之而莫與較於是

乎鄙夫諂子遂探其意而夸之以為佞是蓋不足辯也金華張孟兼憫泉之芳潔為姦人所汚而銘以雪其寃愛物之良心也予亦悲之為之作後玉兔泉銘銘曰

嗚呼泉乎夫何辜為檜所汚世無吳隱之孰昭其誣嗚呼泉乎尼父大聖猶言其主瘠環與癰疽白兔之傳夫何傷於爾歟檜死為蛆泉潔自如我作銘詩衆惑斯祛嗚呼泉乎終古弗渝

奎上人耘杖銘

奎上人得古藤以為杖而置鋤焉將以兩其用也名之曰耘杖而劉基為之銘曰

罾可以取魚而不可以縶駕帶可以繫襦而不可以貫珠孰盻其癯而多乃需既予老是扶又薉莽之除畀康勿趄以弗迷厥塗杖乎杖乎歲月逝夫子也予俱

器物銘并序

王禕

古之君子於凡御服之物日用所接者皆著銘

焉名其器而因之以自警則進德修業之功無

乎弗在矣大學所載湯之盤銘大戴記及金匱

陰謀所載武王器械諸銘是也余因竊取古義

即凡器物各爲之銘非敢貽於博雅之君子蓋

庶幾動作之間私致其警焉爾合之得五十首

今録二十首

冠銘

爾形之端故居吾元吾德苟或愆曷居人之先

佩銘

動中規矩鳴中律呂庶其為予輔

履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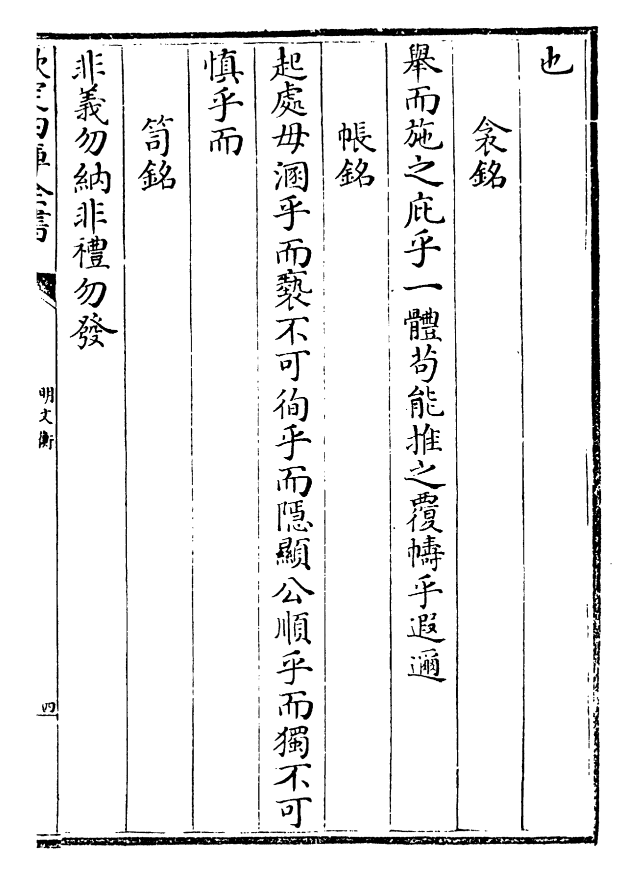
義之趨信之踐毋蹈非毋臨險

枕銘

體木而圓于以警吾昏體石而方于以安吾常

席銘

我身之逸兮藉爾以為偃也我心之直兮匪爾之可卷



也

衾銘

舉而施之庇乎一體苟能推之覆幬乎遐邇

帳銘

起處毋溷乎而褻不可徇乎而隱顯公順乎而獨不可慎乎而

笥銘

非義勿納非禮勿發

椸銘

布帛太素其尚親附也錦繡黼黻如之何弗拒也

鼎銘

鉉有金玉享受福矣或折爾足覆公餗矣

鏡銘

貌之妍醜爾則辨其外心之淑慝爾曷鑒其内

櫛銘

髮之亂也可以理之政之棼也曷以治之

尺銘

百分之積乃成乎尺尺而復累吾不知其止學之為功固如是

印銘

質金相文玉章德之臧名乃長

㼝銘

以此書文常思明以此書事常思平以此書獄常思生以此書財常思輕

琴銘

情性之正以防其淫造化之妙以鉤其深嗚呼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欲知舜文王周公孔子者徵乎斯音曷以得其心

匱銘

虛其中厥有容維能容久則充

榻銘

坐如尸敬以持有弗莊者人所非

屏銘

心不可蔽可蔽者目天不可蔽可蔽者人

劍銘

水斬蛟鱷陸剸象犀盡少忍之以全物軀

理齋銘　　朱升

理者天理之謂也兩間之物象凡其自然生成者莫不各有文理在焉交互者謂之文條達者謂之理理之緻者莫如玉故理之為字从玉而

里聲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星之經緯日月道之出入凡在天者莫非交互之文川牝山牡三條兩戒凡在地者莫非條達之理理緻者莫如玉製字者既从玉以為理之字矣玉之外物理之緻者又莫如木果之栗者故稱玉者曰温潤而栗然書曰寛而栗記曰温而理寛也温也宜若為渾然者故繼之曰栗曰理以足其義知此則知理之字本義矣然則古

先民之謂理皆即物而指其條達者以示人如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所謂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者非超乎物而言也自吾夫子之賛易也有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之言性理者宗焉夷考夫子之言而求其旨蓋以為理出於性性原於命聖人作易其蓍數卦爻之用由渾然而疏通之則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由粲然者而本原之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謂理

者未嘗以為在性之前者也程子之言性曰性即理也朱子以性之仁為愛之理義為宜之理禮智為恭别之理夫愛也宜也恭也别也四者因用而後見而其本則出於性譬諸草木其枝柯不一也循而視其理則皆出於其根是故善言性者因其愛宜恭别之用不同而窮其理之本諸中者則泝流而源見其派焉而不混也於是因其用之愛而窮其理之本乎性者則謂仁

因其用之宜而窮其理之本乎性者則謂之義是仁義禮智信者因愛宜恭別之理而立名者也以朱子愛宜恭別之理之訓而讀程子性即理也之言則庶乎其可通矣理云理云渾淪渙漫之云乎哉吾宗有仲凡者淮海之英也名珍而字理且以理名其齋是得字義之本非常情常辭也謹述字義為之齋銘以為理也者不在於字亦不在於齋而在於

心也銘曰

元化默運流行不已物象肖之渾然之中有文有理理者條達亘乎終始有疏有密有曲有直而無交叕物理惟玉其緻無比理之為字所以从玉諧聲以里窮理盡性説卦有言以理言性有條不紊惟程朱子萬物之理皆備於己彌綸參賛民生日用咸有統紀原始要終明彼取此應事接物行其所知舉而措耳猗歟吾宗天資玉美既珍其名理以為字齋顔亦爾

人見吾宗温然佳士服其衷曠挹其和萃仰其儀軌未必知其學優而仕事至物來徹上徹下條理如是我作銘詩其直如矢稽首齋名洗心聖言秋月寒水

菜邁六器銘　　唐肅

余子治圃越城南屋其中曰菜邁槊軒先生旣銘之唐肅復銘其器六以余子之治圃也其藝菜也必以鋤銘其鋤曰墾而植本斯立培而壅蘖斯茂衡深淺毋爾苟

既蓺矣其濯之也必以甕銘其甕曰泉之容伊德之充泉之吐伊澤之溥其繘勿羸其挈勿隳勿事乎桔槔之機既濯矣而草害焉薅之必以刃銘其刃曰惡草之滋資女以翦夷弗翦而夷則茅塞其蹊草去矣菜豐矣采之必以筐銘其筐曰掇其美毋以下體斂其實勿滿而溢虛而受之乃其德左之右之慎爾執采而得之芼之必以釜薦之必以盤銘其釜曰溉于斯烹于斯我有旨畜甘如飴彼鼎食者殆而銘其盤曰腊弗我汚兮羶弗

我慕兮惟味道之助兮銘已余子曰噫子善銘我器切於物與於理其足爲吾儆乎請書之菜邁以繼棐軒之作於是乎書

羅經銘　　王景

羅經指南車之轍也其法以磁針定其子午子午正而二十四位皆正噫化機若是之可握歟爲之銘曰

混而茫規洪龎奠玄黃天崑崙廓八握孰用宣我無爲

司南離學坤維役萬靈斡曜星為民正大化元聖治原
翼蟬聯忒其恒馮翼懵杳冥冥法其施亂是釐靜應之
唯其然握坤乾於萬年

石磬銘并序　胡儼

余在雲間友人王以東遺余石磬色黝而質堅
形制曲折皆出自然非人力所為左長於右右
不及左者寸餘云其父嘗得之泗州合磬山中
叩之其聲泠然以管諧聲律中姑洗角每清夜

鼓琴之餘時以小角椎戛擊音韻清遠儼若神

明之臨蒸休之際其亦存誠之一助也乃為之

銘曰

泗濵之山孕玄璞曲折自然匪礱琢審音諧律姑洗角

聖云遠兮褰不作遺音泠泠度寥廓

忠孝堂銘　　王直

國家之興必有豪傑卓越之才達乎忠孝之大

節者以翼昌運纉世功然後能享高爵重禄以

傳于子孫而延之久遠若太師英國張公其人也公之尊府河間忠武王昔事太宗皇帝于潛邸掌護衛兵其姿度雄爽知畧超邁而武勇絶人最為上所親任及靖難兵起上每授以成筭戰勝攻取無難者諸將皆敬讓之時公亦提兵從王王嘗語公曰吾受上恩思輔成大業以報殊遇爾當戮力一心庶幾如吾志古人以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為非孝爾能盡忠乃

所以為孝也公頓首受教獎率所部摧鋒陷陣
所向有功未幾王薨太宗皇帝素奇公名而慰
勉之俾以其兵自效曰爾毋忘爾父之志公感上
之德與先王之教益自奮勵卒成大勲凡上有
所命南征北伐無不盡其心奇畧偉績載之信
史功名富貴無出其右者迨事四聖小心寅畏
前後四十年如一日公既受顯爵位師臣王亦
膺隆命配享太廟此忠孝之報也曁修先朝實

録公再為監修今上皇帝緝熙聖學公實知經筵事敬恭朝夕從容進退凛乎儒者氣象嘗謂直曰先王以忠孝為訓吾既奉以周旋不敢失墜雖幸而有立然今老矣惟列聖之大德不敢忘於心而亦敢忘先王之舊訓乎因揭以名堂將終勉之且使吾子孫登斯堂者亦思所以繼吾志日夜勉焉盡心於其職庶無負於國而亦不辱其先子宜為我銘直聞之忠孝臣子之大

節天理之當然也誠能盡其道則必享福祿之
榮而子孫保之昔者召穆公能嗣其祖康公之
業有功於周宣王錫之圭瓚秬鬯以祀其先祖
又錫之山川土田以傳其子孫詩人歌之至今
誦焉公嗣先王勳烈著於國家顯榮褒大實有
累朝之錫命誠無讓於穆公而尤惓惓以忠孝
自勉且以勉其後之人國有億萬年之慶張氏
之福亦豈有窮哉乃為之銘曰

天生斯民賦厥衷為子必孝為臣忠惟師英公德兼崇卓立宛有前賢風桓桓先王才且雄捧日直上扶桑東奄然馭氣超鴻濛祗率遺訓纘武功披雲卷霧開晦蒙九霄奮躍攀飛龍宣威蠻貊靡不通明明列聖眷遇隆仁漸義洽恩豐彤紀勲旂常銘鼎鐘王亦顯祀升閟宫周家名虎庶其同孜孜夙夜懷謙沖揭以銘堂圖始終朂爾後嗣躡令蹤事君奉先益致恭國家萬年福無窮

鐘銘

鐘之作官府以謹朝夕浮屠老子之宫以嚴祀而近世富室多置焉何居予既作祠堂以祀祖考諸子取嚴奉之意亦請置鐘予則兼取謹朝夕之義欲以警昏惰故弗拒因推祖考示教子孫之心而為銘曰

有鐘在縣聲聞于天祠事則甚虔然惟德是先進修之功夙夜當惓惓若沈酣麴蘖之毒恣肆於衽席之安雖殷殷闐闐而聽之藐然迷天理之途溺人欲之淵昏惰

而弗悛既不可謂孝亦豈曰能賢則神將厭之而何福之有焉嗟爾子孫警惕弗慾勉而有以百世之傳

公勤堂銘　　馬愉

刑部侍郎楊侯彦謐采褒嘉語名其堂曰公勤蓋欲視警以求乎不負也間以求言故為銘以相之銘曰

善事服衆匪公弗得樹勲立業匪勤不克克已循理公孰與儔無倦匪懈勤孰與侔是以君子務其在已人爵

既修天爵自至有偉楊侯公勤名堂副以吾力褒自綸章書成滅私易勉不息積善有慶惠迪乃吉昔聞其語今見斯人駸駸夙夜造何可倫

石鐘山銘 有序

楊守陳

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鐘尚矣後魏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也而唐李渤非之謂如其說則瀕流庶峯皆可貫以斯名蓋潭際雙石叩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

是石鐘也而宋蘇軾非之謂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何獨此以鐘名蓋山下皆石穴微波入之聲噌吰如鐘鼓中流大石空中多竅與風水呑吐有窾坎鏜鞳之聲嘗親察而得其實故是酈矣而周必大又謂上鐘石高四尺下鐘石濶餘丈叩之皆響若鐘磬他石則否復是李焉余謂波間衆竅其豐山之自鳴者乎潭際雙石其宋左師之每擊者乎是皆可謂鐘也然瀕流

廬峯其下響若鐘者蓋鮮石之高大而叩之函胡清越如兩鐘石者亦安得所在皆是且山之以物象名者若石鼓文筆之類亦豈必為天下獨然後名哉昉名山者其舟而察諸波間邪果扊而叩諸潭際邪抑若大寧之山嘗有巨石狀如大鏞而今已為波淪之九鼎火焚之崑玉邪是皆不可知者事不目見耳聞而可臆斷其有無蘇之戒也前四人皆目見耳聞而言猶不能

定於一余固不敢臆斷顧區區一山名何損益於天下亦無足深辨者聞之故老我太祖高皇帝伐偽漢陳友諒時駐師湖口嘗登是山既而大捷友諒殪焉時羣敵惟友諒最彊難克肆勞六飛躬駕後戡四方皆指授將帥勢為破竹然則湖口之捷實天下之基也方登山時廟算先定聖謨孔神高陟遠覽之頃固已空七澤而奄八荒矣抑或山靈水伯變草木為甲兵驅龍魚

為蹕警以張皇威助聖武邪凡山川獲一賢貴
登臨以名於世皆可謂幸是山迺蒙玉趾親臨
龍顔寵顧一岑一壑至今猶有輝耀何幸尚焉
古之人睹河洛則思禹功往在元季微我太祖
民其胾矣今四海内外百年之間庶職恬逸萬
民乂和雖羣動庶植猶勝於亂世之烝黎者皆
太祖戡定輯寧之勞而列聖紹述煦嫗之澤也
凡登是山者左顧彭蠡右瞻金陵江漢之心其

可已哉兵部正郎王尚忠嘗讀書于山之佛閣

間屬余言故為之銘俾鑱諸崖石用告來者舍

其細而懷其大云銘曰

楚有巨浸漫五百里曰鄱陽湖蓋古彭蠡陽鳥攸居禹

貢肇紀其委之窮或扼其衝有山特起嶫嶫穹窿水經

載之其名石鐘往在元季有梟横厲江漢之間雲擾麻

沸崇岡震驚汔可小愒天命聖武舟師徂征矛戟百萬

飈馳霆鍧烈火西燿煌煌赤城彼屻而逋扼之湖口迺

躋兩鍾以望九有鸞旗前登羽衛擁後猿麋羣迓魚媵
鳥將雲霞增耀木石焜煌天覽雷矚已空荆湘玉輅方
降捷音沸騰矢激冦殪厥衆角崩或者草木奮爲甲兵
四方羣敵兹戰惟劇一鼓殲之餘何庸力席卷萬邦拯
其焚溺永康兆民垂億萬世峻德穹勳惟天其至謂山
蓋高曷足與儷山有巨石舊銘禹功苔蝕蘚剥有光流
虹相古勳業亦銘鼎鍾於皇聖明式配神禹宜偕厥銘
以耀終古厲我臣民無忘烈祖

明文衡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薛夢陽

明文衡卷十九

明 程敏政 編

頌

平江漢頌　宋濂

天命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一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

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皥皥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飭修艨艟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名羣臣於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摇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朒慶切候也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

追殲之輩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
復圍我豫章是其凶惡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
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
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於是右
丞臣達叅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
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
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冑禡師祭也
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讋解圍

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分舟師爲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鍧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内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巳丑焚偽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

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襟列柵南北江岸置大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愈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於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

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千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黄蓋敗之於赤壁苻堅發長安戍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且書之以為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為之晦冥日月為之無光

山河為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鍧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為詞頌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録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為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義旌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懐中原以控西蜀蠢爾小醜敢讐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螗輕涉我疆

以跳以踉亦既翦刈僵骸覆江溶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闔胡不然復豕而啞翹其蟲臂當吾車轍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罄爾誠搖光在中夷則之月禡牙江濆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颸火奮激旟旐揚揚艕（漢江切）艭（忻江切）將將矛戈洸洸鎧胄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既與虜逢大呼衝擊藥騰藜駮星流火戟虐燄雷奔巨轟雷劈

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横交紐命隕弗顛攢桅湊飃筍束蝟緜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褫扶創而逸聚於湖奥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大筏在流掩敝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見之千艫如龍似兔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矢名也一發殪此寇首貫睛及顱仆若枯柳大憝既除餘不能醜遞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

來臣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湅予衣汝饑予哺昔何昏迷今始撤部奏凱而旋騎吹휳摇形於樂歌節以鐲鐃飲至於廟頒賞於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嘆或謡有聲嘖嘖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筴惟皇神武動則克之羣策盡屈四方式之惟皇寛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隅一髮所以西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泊乎

合淝事以幸集尚傅策書況兹之功俊偉赫熹揆古無讓可無咏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膏露頌

洪武二年冬十月十有三日甲戌膏露降于乾清宫後苑蒼松之上皇帝勅中官折示禁林諸臣光潤如酒凝結如珠肪白飴甘彌布松柯馨烈之氣坌達左右勃鬱淋漓薰涵太龢天休震

動中外嘆嗟又明日丙子上御外朝左丞相宣
國公臣善長帥羣臣稱賀上若曰甘露之降載
在往牒然休咎之徵當以類應朕惡足以致斯
卿等尚明為朕言之參知政事臣禄對曰聖人
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呈
瑞陛下敬恭天地輯和民人故天不愛道而嘉
祥徵顯也起居注臣觀對曰帝王恩及於物順
於人而甘露降陛下誕寛民賦衆庶驩豫底于

敉寧神應之臻職此故也翰林侍講學士臣素
對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栢受之尊
賢容衆則竹葦受之今露降於松則陛下養老
之所致也宜以制幣策告宗廟須於史館以永
億萬年無疆之聞上情存損挹皆推而不居言
既已丞相帥其班以退翰林學士臣濂竊伏自
念氏北有星名為天乳若明而潤則膏露下焉
王者德格於上恩覃於下靈氛充切秘貺斯甄

此天人感應之常理也欽惟皇上興自臨濠匹馬渡江十五年間遂成帝業天瑞育滋不一而足彩霞成鳳卿雲聚繡赤烏飛翔白兎俯伏瑞蓮並蔕嘉木孕文實皆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今又覩兹聖徽則其德洞淪冥功成不宰三瑞沓至千休滋彰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傳有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書而有年

則書豈不以天道𤣥遠難知而人事之為可徴者乎皇上以天縱之聖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為瑞以五風十雨為祥視彼前代植金莖以承液夸嘉瑞以紀年者未嘗不指以為戒則其英明之識超絶之智卓冠百王為法萬世是宜美盛德之形容播諸樂歌被之管絃以示聖子神孫於無窮云其辭曰

上天降康甘露之瀼於粲其英純乾發自陽以布於下

方凝於休祥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推澤
潛靈是錫誕啓皇之德天地相合鴻休翕集厭厭浥浥
紛紛密密匪隨日以食兆厥聖徵如卿之雲如景之星
如日之重輪沖和氤氳以文我太平惟皇之聖貞符自
應不早而泳不高而迎茀禄之攸盛惟皇之明貞符爾
承不歆而傾不怯而盈茀禄之攸寧休慶之即四國之
式有濯厥聲耀于千齡

嘉瓜頌

皇明式于九圍德漸仁被和氣薰蒸靈物效祥乃洪武五年夏六月嘉瓜生於句容張覩之園雙實同蔕圓如合璧奇姿分輝紺色交潤誠爲曠世之産壬寅京尹臣遇林函以素匭圖其形於上移文儀曹請以奏聞癸卯尚書臣凱等奉瓜以獻時上御武樓中書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庸同知大都督府事臣英御史中丞臣寧翰林學士臣濂咸侍左右天顔怡愉重瞳屢回良

久乃言曰徵之往牒其事云何丞相奏言漢元和中嘉瓜生於郡國唐汴州亦獻嘉瓜禎祥之應有自來矣陛下勵精圖治超漢軼唐故天錫之珍符太平有象實見於兹上謙讓弗居俄以靈貺之臻復不可不承乃詔内臣置諸乾清宫翌日甲辰薦諸太廟臣灜退而思之夫瓜蓏力果切草實在地生之屬也其蔓遠引其葉阜蕃諸傳有之神瓜合形表緜緜之慶此固兆聖子神孫享億

萬載無疆之祉況瓜之所出本於回紇中國討而獲之故名為西方今皇上命大將軍統師西征甘肅西凉諸郡俱下而瓜沙已入職方行見西域三十六國同心來朝駢肩入貢天顯叶瑞其又不在於茲乎然而異畝同穎周公作歸禾之篇三秀合圖班氏有靈芝之歌矧此嘉植含滋發馨昭宣我神應焜煌我王度寧可喑於金於甘二切啼極無聲默而遂已乎顧臣駑劣不足以美盛德

之形容謹上其事願宣付史館以備實録復繫

之以頌頌曰

乾道載清坤維用寧保合太和發為休禎句容之墟物無疵癘神瓜挺出殊實同蔕瓜軌非單此合而生二氣毓質雙星降精蜜房均甘氷圭競美明月重輪彷彿堪擬豈無賔連産於戸東叶疇若茲瓜恊瑞聯祥亦有華平張翠作蓋疇若茲瓜交輝映彩其兆伊何蘿圖緜延西域既柔德冒八埏羣臣曰都載拜稽首神休滋彰天

子萬壽甹從啓運靈眖疊甄兩岐麥秀合樹方無切孕花蕚足
蓮矧此貞符近在輦轂王化自邇遠無不服帝曰吁哉
朕猶歉然瑞當在人物胡得專使物為祥宜獻清廟自
我先人積慶所名孰瑞不矜帝則弗居唯親是思我民
之徒以實應天斯乃盛德小臣作頌以示罔極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讋萬邦咸臣
用羣臣奏臨濠為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

民大和會百族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盛不假器齊一之無以嚴昏旦之禁乃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衆志以裨治化侯之受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工何成諭以天子明命即日帥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摶泥成範畫其銑甬衡之度侈弇為良篆帶以方候其爍剛始穿一十又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斤筵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涖事厥

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冶之神禮既成索籥咸興鼓動風氣炎光赫曦上貫霄漢絳液既澄氣憒雲洩循竇而入肅肅有聲陽施陰凝勁質斯具越二日辛未乃發復取牲血塗其釁隙以厭除不祥鐘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十四尺有奇混融其輪圓煌煌其容輝信技殫於人巧妙奪於神功者也於是營構層臺副以簨簴聚千夫之力鉅

絙而登之一杵之撞隱隱闐闐雷旋電奔震撼太虛遐邇聞者靡不聳愕會濂扈從青宮幸鳳陽親覩盛美侯遂請濂為之頌濂聞先王之世金部有七黄鍾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鍾又為黄鍾之本所謂景鍾大鍾也其受至於九斛而止律吕由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來寖失其制小鍾或數尺大鍾或容千石皆不本於律度今我熈朝稽古右文定於中

制宣導天地孚洽神人中和所致嘉瑞畢協增
拓化原亦於是乎有賴非特嚴昏旦之禁而已
濿待罪國史以文辭為職業義當發揚蹈厲以
鳴國家之盛矦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維天穆清鼓以雷霆適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帝濬哲法
天之烈大鏞斯揭元氣噴洩𦛨于濛梁眞龍飛翔乘陰
御陽洗濯八荒神物攸起是為帝里從者如雨於焉萃
止物大而豐往來憧憧節之以鏞罔敢弗恭乃飭鳬氏

乃具爐錘乃烹乃鬻化金為水赤氣夜明如日之升流亟而赬入竇有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鬼不鉏不鋙輪圓順軌既啓其型敢愛斯牲塗釁禮成榮光如星千夫齊力臺構懸植交扛孔奭載考載擊宅兮囷囷觸兮賁賁摩乾盪坤以警昕昏發攄靈氣昭融品彚物無疵癘年穀攸遂傅碩而龐聲與正通拓美集祥熏於家邦惟皇建極福之敷錫制器有赫式和民則稽樂之原鐘實為先律呂以宣功垂不刊小臣作頌有美無諷爰咨于衆

是傳是誦

瑞麥頌 并序

劉基

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羣猾並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所向戰克攻取皇帝心知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荊襄再征而清浙江三征而閩海率從四征而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南交北

貊東陲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稱臣拜伏闕庭於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託慶雲甘露洊奏禎祥帝心謙抑每讓弗居洪武三年五月陜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葢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思道據秦燕晉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為名分割境土擅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

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食
且盡今年夏四月王師奏捷於蘭州朔漠掃清
關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滋為嘉瑞和氣致祥
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
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受
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謠以
麥穗兩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
所希有而況於三岐至五岐者頌聲之作弗可

闕也頌曰

神雀赤烏其羽不可以為儀紫達平露其實不可以療饑豈若五穀之為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强食弱肉皇天振怒誕命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縱指示悉出帝衷既平南東遂定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植爰有嘉麥一本三岐布葉萋萋結實離離既齊既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支翠英溥彼原田瀰若雲烟望之

油油即之芊芊其種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祀方丘頌

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皇帝將祀地祇于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於舊宮詔百僚集射西苑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感神故射以觀德誠於中者必形於外不可掩也惟爾庶官各一乃心以致其誠毋替朕命羣

臣自左丞相宣國公以下至於有司百執事皆
拜手稽首曰敢不欽承天子之明命維大江之
南土每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是歲雨作連日
至十有七日乙巳皇帝御法駕率百僚告于太
廟遂居於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日夜二鼓有
風徐來淋潦頓收微月出雲氛霧廓清皇帝被
衮冕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雅樂瀏亮燎烟
不搖百禮既洽千官肅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

上誠意懇至升降秩秩濟濟翼翼穆穆如也比
明竣事薰風應節和氣交暢小大咸喜知誠德
之感格若合符契大命所集皇天后土信不忒
也於是弘文館學士臣基謹獻頌曰
濬哲惟帝父天母地維孝維誠斯承其意孝誠既備物
以將之神鑒在德匪惟其儀聖不世出禮失莫求弗澄
其源曷清其流水流之極禮儀并廢豈無牛羊而不以
祭穹祇赫怒監觀萬方式昭大命命我聖皇維我聖皇

克孝克誠提三尺劒由一旅興奮於長淮長淮其宗濟於大江大江攸同漢沔既朝閩浙率從施及廣海化外之邦望風占雲獻其琛賨稽首龍墀蹈舞從容乃命虎臣越濟踰河雲旆霓旌鐵馬金戈蹴蹈泰岱山憑陵華嵩鋤秦鏟燕車書混同莫亢我前莫膺我鋒斬逆懷降允協天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懌懌戴天子德天子之德格於上下既禋于郊又敬于社人懷其仁神錫之嘏圓方所包無不服者超黄邁唐越商踰夏小臣作詩

以繼大雅

平西蜀頌并序

臣聞天命真主混一六合必先有以爲之驅除然後收拾以歸其籠自古及今同一揆矣是故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湍鴟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天乃命我皇帝肅將武威代伐乎不道故一代

而定荆湖再伐而舉全吴三伐而海甸廓清四伐而東粤南閩悉歸版圖於是四伐中原拾宋掇秦犁趙拔燕兵鋒未至聲聞先及神讋鬼慄匍匐俯伏玄羌青伏崑崙大漠交趾鐻耳之國罔不獻琛奉表稽首闕下無敢後者獨明昇竊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不去偽號大臣皆請討之皇帝憐其父没子幼數遣使招之不至乃命將帥師伐之洪武四年大軍破瞿唐殺其將某

郡邑鎮戍望風送欵𢍰乃率其官屬奉璽印詣
軍門請降葢自建國至是凡五年而天下一統
何其易耶固知天命有在而羣雄並起為之驅
除也臣基受恩深厚無能補報遥聞捷音懽喜
踴躍不能自已謹撰平西蜀頌一首雖不足以
賛揚聖德萬一亦聊以寓葵藿嚮日之忱云爾
其辭曰
惟彼蜀國開自蠶叢山川隔閡與華不通金牛啓道厥

窽斯鑿岷峨岧嶤始連井絡秦以之霸漢以之王諸葛用之震驚北方劒閣倚天瞿唐折地仰不可攀俯不可視蠶兹羌戎憑其險阻罔知天命大邦是距洸洸虎臣受命於征出師桓桓如雷如霆如雷如霆天子之威廟算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揮指山山摧羌人失魂悉若死灰爰將其臣奉其版籍稽首軍門面縛銜璧六軍奏凱聲動玄黄黧童白叟蹈舞康莊四海會同豐年穰穰慶雲甘露自天降祥臣拜稽首受天之佑受天之佑天

子萬壽

東征詩 有序　　　　胡翰

浙東行中書右丞李公以親賢之重總制軍民

輯寧金華嚴陵信安括蒼廣信諸暨五郡一州

之地諸暨城小而偪於張賊雖以重兵鎮之賊

猶數犯境上今年春遂大率其屬入寇邊吏告

警公合將士由嚴陵馳援距諸暨新城十里曰

龍潭據其地與寇相持明日寇以我師新集空

壁豕突而前公望見即下令曰彼衆我寡唯效死斬擊耳毋掠人馬貪而失利又仰而祝曰願天佑社稷微臣不敢愛其生以縱敵於是將士皆奮公策馬陷其中堅手槍斃數人左右縱擊遇者靡地躪而殲之流血膏野斃者萬餘人逐北擄其驍將百數十人凱旋之日上功幕府公推兩指揮羣帥之力居多天子嘉念之賜予甚渥昔南仲名虎左右王室戡除寇戎詩人歌之

不以二人克專勤勞顧乃歸美天子之命稱誦
四方之平今日之事惟授任得人以故公與將
士茂建厥績天下聞者皆知我師之罔敵舉羣
雄而脫其距角合海内而登於大一統之治昭
哉徽乎其在兹矣不可喑無紀述迺敘而賦之
以備凱奏焉詩曰
天造草昧篤生真主暨厥良弼大啟土宇自淛之東郡
邑棋布阻山帶川樹屏為固與敵相制邦之門戶匪親

與賢疇克畀付桓桓我公兩有文武龍節虎符來自王所坐總省轄出奠邦土于宣于蕃孰敢余侮蠢爾餘孽竊活鼎釜以其螳臂抗我戎輅歲直乙巳中繩建斗大裒厥兇深入我阻偪我新城搖我黎庶勢如累卯岌其可怖邊吏驚告公起馳赴軍於龍潭柵其髙阜轅門方樹士食未饇冠偵我勞謂可拾取蝟興蜂午鼎來縱橫深絶其澗髙馮其陵有輕我心不知我动我用大奮奮其忠貞師直為壯彼則何名以少擊衆在古可徵爰令

衆旅告厥神明顧天孚佑爾衆欽承毋利擄獲不竭股肱望其前鋒公則是膺挺身躍馬其揚如鷹如鷹如虎其徒烝烝如雷如霆就震弗崩束戈就殞投刀乞生倏忽紛紜席卷而平流血殷野横尸一成匪曰嗜殺亦豈窮兵寇來授首唯惡是懲既懲其惡亦罔不矜亦莫不寧大開日明衿甲旋旆肅肅其征椎牛饗士獻俘於廷皇心允懌是用大賚公走入覲稽首拜賜明明我皇制勝萬里師力臣武悉任指使滄海波平金微道啓防風

不朝塗山用乂惠迪有慶從逆自殪公昔受鉞志在敵愾繼今以往尚罔或怠不怠不亟公心抑抑下民是依庶士是式為邦柱石以殿皇國皇國既平四裔既率公之孫子與國罔極

行樞密院判官鄧公勳德頌　　朱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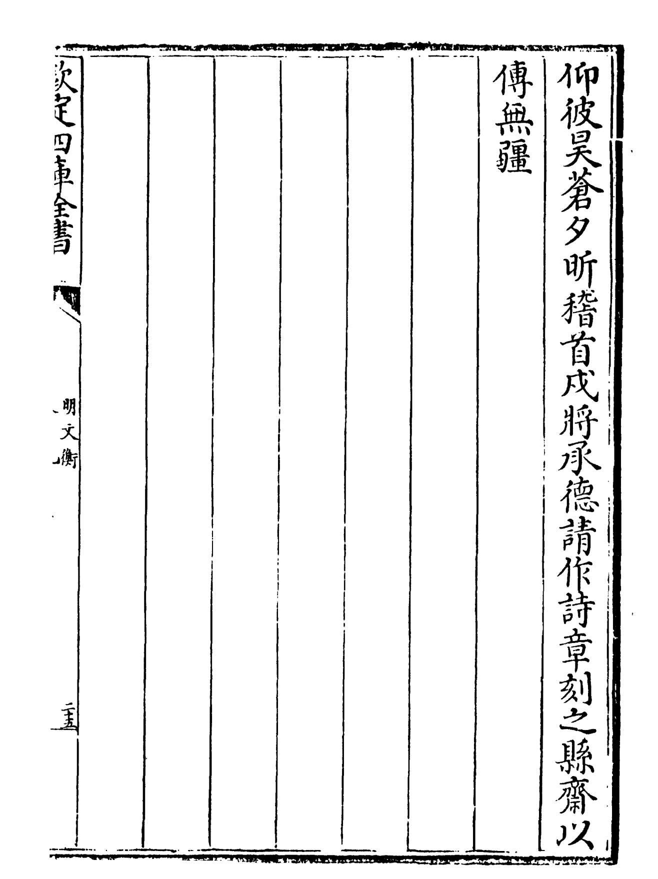
歲辛卯淮西兵起明年自蘄渡江者蹂饒陷徽江東大擾至於丁酉六月之間勝負相尋徽民受兵者凡十有二矣而猶不知所終也於是泗

水鄧公奉江南行省平章公命由宣取徽先聲所至不戮一人郡邑以定公淑德夙成威信昭著始至則立城堡作廬舍旬日竣事而民不知有役納降附下條教村疃帖服而民不知有軍分兵戍諸縣掄才以官治之軍民有職上下相維遺黎乃知免矣將官張思總戍休寧縣能宣布公之德美以福其民庶又請邑士朱升作頌以傳之頌曰

徽之為郡介乎萬山昔有革代招附以安曩歲淮兵渡江窺浙直搗於徽肆其燔刼突來洊至奔北相仍六勝六負哀哉民生猗歟辨章秣陵開省勲業崇崇紀綱井井既克宛陵南復楚疆有獻於公請事徽方公曰噫嘻無窮于遠蕞爾山城其邊三面策者曰否彼隣杭封全有三關浙右囊中公曰噫嘻茲為重役總率招徠必資淑德曰鄧友德茁其蘭芽汝父汝兄致命邦家宣衆未降長槍餘黨既屯于徽懼殘彼壞事有機速為我南行

汝親吾養汝家吾承鄧公曰唯惟辨章令辨章之心徽
人之命爰勑渠帥即日啓行衙兵之胡新附之湯江淮
之雄苗獞之鋭列騎聯旗兩州相綴惟徽厭亂城郭久
空諸軍畢入誅其萊蓬既柵既城以營以室將士分功
成之旬日乃納降附漿酒温存受其雞豚爲之饔飱使
觀其軍使行其壘意氣包涵家人笑語民曰此軍與吾
爲儕曩者轢我吾寧服懷士曰此軍非曩之匹閭㡧衣
冠中原典則曩之來者驅民爲兵何爲强弱徒殲厥生

曩之來者每事報復指擿吹求熾然荼毒今茲下令軍民判然不教之衆奔北之先今茲下令新自今曰毋長澆風酷為指擿流離還定漸復其初里有耕桑家有詩書凡此之功在於鎮靜萬喙同聲歸功於鄧鎮靜之道制勝之規謝公指顧秦敗淮淝鎮靜之道教治之式曹師蓋公民以寧一緊公懿質辨章登之進之于學玉而成之雲臺元功少年杖策人謂我公今之高密以究勞績以開隆平秉心罔替引我民生徼民願公祝公眉壽



仰彼昊蒼夕昕稽首戍將承德請作詩章刻之縣齋以
傳無疆

明文衡卷十九